



大族隨口叶韻挂漏實多識者訾之然傳播至今童蒙
誦習奉爲典冊方諸古今姓苑氏族諸書其猶射者也

嗃矢也

百家姓
考略

漢魏以上之書皆言音不言韻自晉以後音降而爲韻

矣至韻書之最古者莫如魏李登聲類晉呂靜傲其法

作韻集齊周顒始著四聲切韻梁沈約有四聲一卷隋

秦王俊有韻纂陸法言有切韻至唐孫愐唐韻出而諸

書皆廢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丁度有集韻金韓道昭

有五音集韻元黃公紹有韻會舉要明洪武中宋濂等

修正韻此韻書大略也

康熙字典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書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薄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天祿識餘

包衡曰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用之

續說郭。弓音周。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板爲正見兩朝國史

荷覺

寮雜記

印板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玘訓序文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書集皆有也

七修類稿

書籍唐末始有刻本然卷帙過多每不易成宋慶歷時畢昇用膠泥作散字爲活板又有用鉛字者較刻板雖巧而泥鉛易磨滅不耐多印故永樂大典皆鈔寫未遑鐫刷也明中葉始鐫木爲散字而恇憊不工類皆說帖

小件用以取速爾康熙時纂古今圖書集成乃鑄銅字
爲之故時有銅板之書而工費較重乾隆三十九年

詔訪宇內遺籍彙爲四庫全書凡數萬餘種卷帙浩繁
開雕匪易而銅字尤難故纂輯官奏請用木字活板加
工精刻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至簡且捷乃刻
單字數十餘萬諸書皆取給焉字體精緻如銅板有遠
勝於前代所爲者書成 賜名聚珍板 素壺
便錄

詩文集之名始於東京隋經籍志曰集之名東京所創
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後人集之非

自爲集也齊梁間始有自爲集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

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 隨園
詩話

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於
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卽圈點

之濫觴

小倉山
房文集

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於和凝爲人所嗤然
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之不梓文亦
猶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 同
上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曰余少時肄業並未見窗稿刻本

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鈔得窗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人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唐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從與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楊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驪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

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印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士奉以爲的

爾

雲谷
臥餘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不拘一格而理真辭達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修

湖廣試牘海寧許時庵江南試卷

茶餘客話

王牆東汝驥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
曩聞何義門焯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潛邱詠李安
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用錫何義門所手定者
方靈臯苞奉選四書文其總批綫批皆由兵部郵寄周
白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方三寅斗選三十名
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慎重如此若俞西園
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越嶺雲編自刻其家藏
世不常見者以多爲貴近人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

法又當別論也

同上

書文

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

六書文字之宗

冬夜箋記

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曰象
形曰假借曰指事曰會意曰轉註曰諧聲使天下義理
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通鑑

史皇氏倉帝名頡生而能書受洛水靈龜負書遂窮天
地之變仰觀奎圖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

文字文成天雨粟鬼夜哭同上

軒轅時建左右史以記言動倉頡詛誦實當其任始因

鳥跡而作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世人遂稱字從倉制

然按伏羲時已有書契為萬世文字之祖頡蓋因其文

而增創耳三才圖會

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

聲相益即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如也說文序

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作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

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

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

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

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

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

皇時程邈所定行於公府也類書纂要

倉頡蝌蚪古文之後至周宣王時史籀取倉頡形意損

益古文作大篆謂之籀書秦始皇時李斯與胡毋敬取

籀文而省改之謂之小篆程邈又去繁就約使其可通

於徒隸謂之隸書王次仲復作八分書蓋割李篆二分

而取其八割程隸八分而取其二也至鍾繇始作楷書
劉德升作行書史游作章草蔡邕見施聖帚而作飛白

笠山
雜誌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爲之水經涿水注王次仲變
倉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於事三
召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隸不自程邈
始自王次仲始也隸始於秦然水經載臨淄人發古塚
得銅棺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
古隸又知隸非始於秦也

猗覺寮
雜記

隸書諸說不一或云秦後盱陽變小篆爲隸書或言程
邈獄中所造韻會辨之頗當蓋古之隸卽今之眞書行
書也周興嗣千字文杜藁鍾隸蕭子雲云論草隸法逸
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玠五體序云隸則羲獻
鍾庾歐虞顏柳孫過庭書譜曰元常精於隸伯英工於
草逸少兼之此皆以眞行書爲隸也歐陽修集古錄始
誤以八分書爲隸書苑云蔡琰言割程邈八分取二分
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任玠亦云八分酌
乎篆隸之間則隸之非八分可知唐六典云校書郎正

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
旗幡用之四八分石經碑刻用之五隸書典籍表奏公
私文疏用之據此益可信隸即今之楷書正字通云東
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亦其一證康熙字典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漢因之隸書者篆之捷也晉書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書府令高作爰歷篇
太史敬作博學篇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
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

已上不可復見急就章存焉西京文氣亦可見矣續博物志

鍾繇為行書法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入真者謂之真行

帶草者謂之草行古今原始

草書之作其原始於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

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

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天香樓偶得

飛白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按王隱云本是

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滿據此則如今篆

書之渴筆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狀升庵外集

書有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也

漢藝文志

古言文不言字秦琅邪臺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顧炎武雜錄

字書最古者為三蒼許氏說文序稱李斯倉頡篇趙高

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為三蒼隋經籍志稱倉頡訓纂

滂喜為三蒼訓纂乃揚雄作滂喜乃賈魴作

笠山雜誌

說文云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象形畫成其物隨

形詰詘也形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也會意比類合誼

以見指搗也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假借本無其

字依聲託事也

同上

說文之取聲最確當後徐鍇為繫傳多疑非聲徐鉉校

譌字輒刪聲字二書皆昧於古音之故

同上

說文分五十四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宋人疑其缺略

輒為增益然半係俗體未合古法但閱繫傳與校本字

數多寡二書已自不同則知流傳既久說文原有缺略

況證之文選注太平御覽又有出二徐本之外者正不

必拘守說文以說文未載之字皆為俗體也

同上

釋名碑被也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

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之

披芝漫筆 卷十一
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又
徐鉉曰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
又劉熙言葬時所設者蓋今神道碑也又碑以悲往事
也今宮室廟屋墓隧之碣鐫文於石皆曰碑字典
管子曰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
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陸龜蒙叢書曰曰碑悲也
古者懸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畱之不忍去碑之
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
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三才圖會

禹碑在衡山祝融峯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
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識之也王世貞書碑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至祝融峯下按
嶽山圖禹碑在岫巉山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
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後復渡一
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
十餘癸酉二字外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薤倒
披鸞飄鳳泊挈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字高濶約五
寸許取隨行市買歷辟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

均體畫卻不甚模糊歸旅舍方奏成本何過長沙以一
獻曹十連彥約並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
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
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
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嶽麓書院後
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游宦紀聞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雲密峯楊用修得之張僉憲云
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嶽脫其文刻於嶽麓書院用
修又刻於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於棲霞山天

開巖予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
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
韓愈劉禹錫朱子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爲
奇幸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辭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
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並楊時喬皆注隸釋互有不
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
所得豈卽何子一楊用修二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
文所謂龍畫螺書鸞飄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
惜不得衡嶽石上蹟耳

石墨鐫華

禹碑晉徐靈期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蝌蚪
文字陳田夫南岳總勝集云雲密峯半有禹碑皆蝌蚪
之書曩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碑上雙睛掣電字
石光瑩日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已此後了無見者楊
升庵集云劉禹錫詩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
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
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
模奇又云干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
士稱述禹碑者不一蓋劉禹錫徒聞其名未至其地韓

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則似見之蓋螺書匾
刻非目覩不能道也宋朱張尋訪不獲後朱子作韓文
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所悞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
碑在岫嶁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
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
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
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
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善化縣志
云宋嘉定壬申賢良何致因樵引得覩遂摹刻於嶽麓

石壁隱蔽榛莽四百年明嘉靖癸巳郡守潘疊峯鎡蒞
長沙訪得之因搨傳於世成都楊慎靖州沈鑑南昌楊
時喬各有釋文予按今嶽麓石壁七十七字凡九行行
九字末空四字處有徑寸楷書刻於字下者二行幅外
者一行共四十五字是嘉靖以來升庵輩所見卽此磨
厓之刻非碑也縱云宋代亦屬虎賁中郎乃今响嘯之
刻則屬豐碑且欲冒充神禹原刻據衡陽縣志云康熙
間僧人於响嘯南就古雷祖殿基以爲蘭若日漸誅茅
闢土有碑出殿後叢石中蝌蚪文與嶽麓之碑同但大

小肥瘦略有異駁蝕共五字云乾隆戊寅秋嘗親探响
嘯信宿碑側睇視之審碑制甚陋不過大石一片長五
尺四寸有奇寬三尺八寸周圍鑿痕尙新意揣特數十
年間物衡志所稱康熙間得之或卽是時贗作爾碑薄
僅三寸其左又止二寸四分石質麤縵刻手庸劣每畫
俱用刀雙鉤而中凸多不鏗衡湘俗工刻木牌漆版往
往如此刀法往探時適有二僧摩搨見其上紙後先用
筆匡出字形然後於空處施墨草率模糊信手任意始
知所見各墨本無一定之筆畫職是故也且有明徵其

非原刻者則末行空處有萬歷辛巳四明管大勳跋小字約三百餘斷續書之亡失過半而亡失處石膚平整並非駁蝕以意讀之辭尙可曉蓋跋乃管公述其翻刻於石鼓書院之由管刻駁蝕後人瞽昧卽取駁蝕之模糊搨本翻刻於岫巉不繹跋文遂仍其舊今搨本率遺此余摹石讀之中有魯魚亥豕則嘗作昔攷作致吳作禹咸作成有作者于作予謬誤顯然不覺失笑故余詩云神物果因時顯晦轉欣生晚是吾徒蓋參活句非據以爲實也余旣詳辨之復覩縷其說以寄舍弟蔗畦長

沙蔗畦答書云神禹碑晉以上無明文疑自徐靈期卽爲誕妄之根陳田夫尤荒誕可笑因而何致則紙上傳形沈鎰乃夢中譯字繫風捕影扇播若真都忘其爲子虛烏有古今斷此案者莫先於朱子謂爲傳聞之誤次王弼州顧亭林直斷其僞極快人意後此仍欲售欺豈非不智乎伊何笨伯憑空結撰又並管跋和盤托出茫昧不曉亦可謂不善作賊者殊堪捧腹當時鑒博如竹

垞諸公亦信之徒以未親到爾

瀟湘聽雨錄○乙酉冬

遊衡嶽時族兄蔗畦守乾座間語及禹碑蔗畦出松泉此論以質先子愛山公公曰南岳傳有禹碑或非無因

第必求以實之則鑿矣此晉宋諸公之蔽也至岫嶠之碑出自石鼓而石鼓棲霞又皆本於嶽麓則此嶽麓摩厓之刻不必究所從來既創自嘉定卽作宋人碑版把玩可耳蔗畦大笑以爲快論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蹟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譌闕然遺蹟尙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

歎惜

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

今在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所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尙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

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公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書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

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但其文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概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爲毆以丞爲番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毆見於秦斤番見於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於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於秦乎秦篆本

乎籀籀本於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剗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知爲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

石鼓
考序

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

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姚氏
殘語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白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代書亦厠之倉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爲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番毆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爲石鼓重輕然近人

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譌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

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敘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

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番毘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番字從山取山高奉番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尙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

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於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

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
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
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
北去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
特未可知則拓本畱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
也哉

復齋
碑錄

岐陽石鼓初散於野鄭餘慶始移置孔子廟中韋應物
韓退之皆有詩韋曰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

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駿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
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嗟峨歐陽文忠公云應物以爲文
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且云自
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
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
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
知爲文宣之鼓也然退之好古不妄予姑取以爲信至
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予謂石鼓經秦涉漢其亦
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

人不知耳蘇勗載記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
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
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
稱道之者蘇勗貞觀中嘗爲吏部侍郎在退之之先退
之以爲宣王之鼓者豈以勗所載爲據耶歐陽公又云
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得唐
人所錄本凡四百九十七字其文皆可讀比他本最爲
詳備所言大率皆漁獵事其文有天子永寧日維丙申
之語既有天子之稱則決非文王之詩也近時韓公元

吉以左氏言成有岐陽之蒐又以鼓爲成王時物然左
氏雖言成之蒐獵刻石紀事初無明文恐未可遽然便
以爲成王時物也又任汝弼云籀與古文書以刀刀故
銳秦篆書以漆漆故剗石鼓之文其端皆剗以是知石
鼓爲秦時也夫千載之刻磨滅剗落之餘幸有一二可
讀亦僅存字體之髣髴爾汝弼乃欲辨其剗銳於筆畫
之間而斷爲秦人之作非所敢聞也

雲谷
雜紀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
慶始徙於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得其二於

是石鼓始完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並列使後學得觀周世第一奇文卽天球拱壁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筥藏者粘沒罕輩破城時日索金銀表緞何以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卽良嶽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畱至聖朝爲藝林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

及考據但是時文尙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慎尋

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野獲編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重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

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山東考
古錄

無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文銘或玉檢金函之屬相傳一巡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風雷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秦山

紀勝

耒陽有武侯誓蠻碑在縣東五里大路旁田中高八尺

許濶三尺許厚校尺之半稍縮有趺碑石質本堅而殘剝如魚鱗拆裂如槁木非唐宋以下物特字跡蝕盡波撇皆無可尋惟向路一面中棱上隱隱見漢丞相武功等十字字徑三寸許筆勢似是行楷亦難別其優劣矣右邊棱上有天寶二字甚明下一字似壬字餘皆缺落大抵皆後人所刻或卽唐人題識之書

瀟湘聽
雨錄

湖南衡山縣有銅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漢建安二十年蜀與吳分長沙地共鑄銅柱爲誓今柱無字豈舊有字而今摩滅不存耶

同上

泰山摩崖碑因山體爲之青石削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刮磨書用八分唐開元年所製也

泰山紀勝

辰州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者半晉天福時楚王馬希範爲溪州彭士愁與五姓納土求銘所立事見五代史柱文乃李宏皐撰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嗣緒縣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

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列爲吾紀焉宏皐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而羈縻況帥號精夫相名媿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

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閒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
宏常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
疆吏告偪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
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
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册命我王開天策府天
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
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效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
勅率諸部將討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棄州
保嶮結寨憑高惟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

密運神機跨壑披崖陵危下瞰梯衝旣合水泉無汲引
之門樵採莫通梁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
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
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
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
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
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
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
下於平岸溪之將佐含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獻王

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
百越底平疆里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耘無焚廬舍無
害樵牧無阻川途勿矜擊瀨飛湍勿恃懸厓絕壁苟君
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
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
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
焉其辭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
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足恃我旅爭
登若平地五溪之窳不足憑我師輕躡如春水溪人畏

威仍感惠納贄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
兮千萬春晉天福五年十二月立而首行標題下又有
一行字體與本文不類似是後刻云維天禧元年正月
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天禧爲宋真宗年號上
溯晉天福幾六十年豈今柱所在已非故處耶抑流移

復返耶

瀟湘聽雨錄。○烈祖
昭靈王稱馬援也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
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
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郤

世說新語卷十一
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道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
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
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
有重者皆仿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
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畱付子孫至七代孫
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俗姓
袁梁司空昂之元孫唐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
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游經喪
亂亡失不知所存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

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
葛貞等四人爲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
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所搨者傳
於世事見何延之記

秦觀蘭亭跋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所得至大建
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智果
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言得之
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
不至也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

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太宗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畱遂秘於昭

陵

劉餗傳記

劉餗傳記與何延之不同何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付弟子辯才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所得大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卽煬帝帝不知寶僧智果借搨因不還果死弟子辯才得之何謂太宗使蕭翼詭取劉謂太宗見搨書驚喜使歐陽詢求得之據何說太宗得蘭亭在卽位後劉謂以武德四年

入秦王府何謂太宗末年從高宗乞蘭亭從葬劉謂高宗從褚遂良之請何謂辯才之師智永如劉所言卽智果矣前輩謂行間僧字爲徐僧權書縫吳傅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然考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爲不及蘭亭此真蹟之異同也

姜夔蘭亭跋

貞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爾求一物可乎高宗跼足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家國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臣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

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再拜哽噎而已至昭陵作治以
玉匣內之元堂其後昭陵屢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
豐末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齎入京師至太康
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於民間而去今不復聞
存沒

畫墁集

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辯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
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
葛貞歐陽詢褚遂良臨之而歐褚畱傳最著後之所謂
定武本歐所臨也所謂唐絹本褚所臨也定武本當時

刻石禁中每紙已直萬錢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
北路棄殺虎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無償
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
師正出牧刊一別本以應求者此郡真贋已有二刻矣
其子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
左右五字爲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
靖康之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序重氈輦至燕石鼓在
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定州薛師
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時人不能

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
春明夢餘錄 蘊裏載棄之於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梁周興嗣千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絕
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髮盡白然

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
世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書漢章帝之書乎
敬齋古

唐元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國取經至十九
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
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福寺

沙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石今考序內自顯揚
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

宗序頡頏豈即所謂述聖記耶
韻石齋筆談

鴈塔初成褚遂良書二帝記序鐫兩碑置塔間自是鴈
塔為進士題名及遊人燕集之所褚河陽聖教序碑乃
永徽四年十二月建較之懷仁集右軍書更覺風骨清

勁匠心獨運尤為可珍
同上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跡命侍書王著
摸刻禁中釐為十卷是為歷代法帖之祖
譜系雜說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彝器至東漢時石刻方盛
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爲跋尾又命
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爲
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
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
卷其數正倍於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
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
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
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

卷號博古圖正譌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刻
其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概見於方策尤可貴也

雲谷雜紀

前世扁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
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挂之證也唐吐突承
瓘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
此先立之證也今皆先書矣

天祿識餘。碑先書後立當自明中葉始明初仍是

先立予觀鳳陽明陵有二碑左碑已刻卽世傳皇陵碑也右碑至今未刻

唐百官志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吏里
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往勝於今之士

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勸誘之貞觀中集王羲之書
爲一百五十卷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爲宏文館學
生內出法書命之習學人間有善書者亦召入館海內
向風工書者衆

倚覺寮
雜記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
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
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
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
師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子會衛夫人傳晉

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
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師鄭眾碑隸兼崔蔡草並杜
章真集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
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嵇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
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
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尙已右軍傳
子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
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
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

歐陽率更詢及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
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
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
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
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
僧懷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
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
越皆知名家蘇舜卿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
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

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
孟頫始事張卽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
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畢平章子山得
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宏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
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
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
樸饒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璩仲珩杜環叔循
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
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

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春雨雜述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於羲之誕

甚

堯山堂外集

弟紹蘊寶珊校編

披芸漫筆卷十一終



